

『人』是怎么不见的

——杏坛真言之二

黄玉峰 著



“人”是怎么不见的

——杏坛真言之二

黄玉峰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录

	胸中海岳梦中飞(代序)	1
第一辑	此道今人弃如土——多难的母语教学	1
	还我琅琅书声	3
	语文教学的误区在哪里?	8
	语文教学必须走出死谷	13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背诵”、“记忆”问题再认识	20
	“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小议	27
	有感于语文学科性质之争	29
	语文教学的“序”在哪里?	30
	何妨来一点囫囵吞枣	32
	别忘了“习惯”的作用	33
	扬长补短轻装前进	35
	听听莘莘学子的心声	36
	在纪念“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	41
	研究“研究性学习”	43
	学好语文的“诀窍”	48
	兴趣与减负	49
	关于语文教育的“胡思乱想”	50
	高考语文须改弦更张	57
	文理分科早该取消	62
	“人”是怎么不见的?	64

第二辑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写教学	97
	读什么与读到点什么	99
	中国文人的成才之术	101
	文言文教学亟须加强	102
	积累是学文言文的不二法门	103
	读要艰苦,写要轻松	105
	让我们成为爱书者	107
	阅读,打造共同的文化底线	109
	语言的移用要慎之又慎	111
	“连这个都想到了”	112
	不选《背影》也无可厚非	114
	夏丏尊论“小品文”的写作	115
	高考作文题应拒绝宽泛化、低龄化	124
	致高万祥先生的信	126
	小小学生不宜作文	129
	三多三少度暑假	130
	石蕴玉而山晖	131
	开窗放入大江来	133
	捧着一束带露的鲜花	136
第三辑	不信春风唤不回——高考批判	139
	语文究竟应该考什么?	141
	单考作文行不行?	144
	指挥棒应该做到三有利	146
	何日脱镣铐,跳个欢乐舞	147
	镣铐、舞台及其他	149
	1997 年上海语文高考卷存在的严重错误以及由此 引起的思考	151

	一道体现开放精神和素质教育的作文题	155
	写出放学后的心情	156
	每一个字都饱含情感	158
	读书、做人、大灾后的思考及其他	159
	“赵大妈”的叮咛	161
	做大写的上海人	162
	期盼高考阅卷的公正公平	164
	纷纷梅雨知多少,不与浦江洗恶题	166
	突出个性 死去活来	171
第四辑	春风吹柳万黄金——人的培育	175
	每个人都是成功的	177
	轻舟欲过万重山	179
	为有源头活水来	202
	一片冰心在玉壶	211
	与北大教授钱理群的通信	216
	愿我们诗意地教语文	222
	思考家教:为了学生的精神成人	225
	好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	229
	呼唤阳光教育	230
	加固成长中最底层的基石	240
	做一个和谐的人	242
	重视体育刻不容缓	243
	对分数不要贪得无厌	244
	联合上海中学生 做素质教育的先锋	245
	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247
第五辑	自爱铿然曳杖声——教师的职责	249
	呼唤教师的独立精神	251

以“独立的精神”读书教书	258
重读《例话》感慨多	259
浅说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调控作用	263
我给学生写评语	271
莫做“套中人”	273
以“独立的精神”使用新教材	274
语文教师应有的素质	280
“答疑”种种见师品	283
寻找课文的最佳突破口	284
文理分合之辩:把考生变回学生(对话)	288
后 记	292

胸中海岳梦中飞

（代序）

1967年冬天的某一日，我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上海西南角的天马公社，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仿佛要下雪。汽车停在天马山脚下，我问过路的一个老农，到公社教委怎么走？他说：沿着这条河走十来分钟就到了。于是我便沿着河走。我走得很慢，走了很久，才看见“天马公社革命委员会”几个大字。我走进了红漆大门，找到了报到处——我的教育生涯就从此开始了。

我是从上海教育学院被分配到郊区的，当时这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留在市区。我是毕业分配小组的成员，却把自己分到了市郊。照我的家庭情况看，我是不该去郊区的。我的一个姐姐在奉贤农场，一个妹妹在家乡绍兴落户了，我完全有资格留在上海。但我却分到了农村。这倒并非因为我“思想好”，恰恰是因为我“思想不好”。当时我很喜欢一个同班的女生。她的条件只能去郊区。毕分组要把她分下去，我为之力争。组里掌权的同学何某、方某似乎知道我与她的关系，便开玩笑地说：“你要她留市区很容易，只要你自己到郊区去，腾出一个名额就行了。”我说：“那我就下去吧。”于是，我真的下去了，分到了天马。

后来的故事是，我们并没有发展感情。九个月后，我因为写错

字而被视为反革命，拘留了二十二个月。被释放时，我已经无脸去见她了。不久，她突然打电话告诉我她要结婚了。于是我送去了自己手书的诗词条幅作为贺礼，从此分道扬镳。

然而我的教书生涯就在这样的不顺利中开始了。我在一个叫徐庄的乡下，教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同时教两个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坐在一个教室里。那时我不但教语文，而且教外语，还教数学，甚至还带过音乐课、体育课。我教的是初一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释放以后，便被派去下放劳动，因为我拼命地干终于大病一场，病时好时坏，后我被调到松江少体校，在少体校一条走廊尽头隔出的三个平方米的小屋里，整整生活了十年。我为那隔出的天地取名为“有不为斋”。在那寂寞的日子里，我读了好多书，还常常练字，有时还有闲情画画。后来我被派到松江二中，最后到了复旦附中。那一年，我四十岁，到复旦附中一晃已过了二十四年了。

我的教改起步可以追溯到1985年，在松江二中。当时应试教育并没有现在那么厉害，市面上还没有一本“教辅书”，但教学内容却很僵化。教的是杨朔、秦牧、碧野、魏巍等四五流作家的文章，报刊杂志上的社论，领袖的讲话，诗歌也大多是毛泽东的，古文、古诗很少，外国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于是在课堂上增加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有古诗词，有先秦散文，有外国的散文小说，还挤出空隙给他们讲美学。当时我正在读一些美学著作，向学生介绍了刚刚出版的《人的现代化》一书，自己也似懂非懂，便临时贩卖，记得还招来校领导和学生的反对，说我是“不务正业”。

到了复旦附中后，起先几年，我只是“循规蹈矩”地教书，但同

样感到教材的陈旧,教法的僵化。随着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我改革的内在驱动力也越来越强烈。我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开始了“追寻真善美”的教学实验。有幸的是,我的改革尝试,还曾得到苏步青校长的关心和支持。苏老的孙女苏霖是我班的学生,我以家访为由曾多次登门造访。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学习过程,鼓励我不但要自己实验,而且要为语文教学“大喊大叫”。于是 90 年代初,我便开始在报刊上写文章。最早的几篇文章,是《从教授不能教自己的孩子谈起》、《还我琅琅书声》,后来陆续写了上百篇,都是与教学有关的。有的是杂文,有的是教学杂谈。

苏老鼓励我说:“可以出本集子嘛。”但我总觉得分量不够,迟迟没有编辑。后来我与曾容老师谈起此事,他也鼓励我出书,并主动与我说,可以请苏老题字。曾老师是苏步青的高足,没几天,他就把苏老的题字拿来了。题字的内容是:杏坛真言——贺黄玉峰老师新著出版。曾老师催我说,字都题好了,你什么时候出书呀?感激之余,我感到惶恐,自己的这点东西怎么配拿出去?以后工作更忙了,担任教育电视台《诗情画意》的总策划、总撰稿,几乎每周要写五六篇稿子。后来还客串了电视栏目《文化中国》嘉宾,出版了四本《诗情画意》,出版了《说李白》、《说杜甫》、《说苏轼》等书,但是没有把自己关于教育的文章集起来。

转眼到了 2010 年。苏老是 2002 年给我题的字,至今已经八年之久了,我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总感到非要完成这件事不可。2010 年是复旦附中校庆六十周年。负责科研的杨士军老师来找我,要我把过去的文章编印出来,这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有了这两本小册子。当我编完《杏坛真言》之一、之二时,我禁不住又想起

了苏老和曾容老师,这两位极力鼓励我编书的长者,他们已看不到这两本书的出版了。然而他们的谆谆教诲鼓舞着我,我将不会辜负这两位长者的厚望,继续在教育的田地上耕耘。这两本书,也许是我的新的起点。

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有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思想家、文学家心怀悲愤之情离开京城,那年是农历己亥年,他一路上每天写一首诗,到年底编成一本《己亥杂诗》,这个人就是魏源、林则徐的好朋友,名叫龚自珍。

梁启超曾把《己亥杂诗》的两首诗中的两句,集成一副对子,书赠当时正留学美国的冰心女士,此联云:“世事苍凉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这副对联表达了在身受挫折、世事沧桑变幻不定的境遇中,仍然不失忧国忧民之志,仍然保持旺盛的进取精神,诗句表达出梁任公梦飞于高山大海,神驰于长江黄河,向往自由,热爱生活,心系祖国的至情。

这也正是我今天心中的感受。

故以此作为我序言的题目。

第一辑

此道今人弃如土

——多难的母语教学

读书人不读书,这不是笑话吗?是的,是笑话,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个笑话——误区——害得语文教学到如此地步!没有感性认识就难以上升为理性认识,没有量的积累也不会有质的飞跃。学习语文,不是弄懂几条道理,明白几条规则就行的,更不是取巧所能奏功的。

还我琅琅书声

——兼论四十多年来语文教学的最大误区

语文教学的失败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原因何在?语文教学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从总体上、根本上影响着语文教学的误区?

回答是肯定的。语文教学确实存在总体上、根本上的失误,甚至可以说,语文教学的失误是带有全局性的。它的失误在于急功近利,在于被一条“多快好省”的极左路线统治着,在于忽视了语文教学的特殊规律,在于抛弃了从古到今行之有效的基本教学方法和经验。其突出表现就是——不读书!几十年来,或者照搬洋教条,或者跟着风向走,或者上面说了算,云雨变幻,无所适从,舍本逐末,锦拳绣腿,闹得不亦乐乎,就是没有让学生好好读书。

读书人不读书,这不是笑话吗?是的,是笑话,但却是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个笑话——误区——害得语文教学到如此地步!没有感性认识就难以上升为理性认识,没有量的积累也不会有质的飞跃。学习语文,不是弄懂几条道理,明白几条规则就行的,更不是取巧所能奏功的。吕叔湘先生说得不错:“学习语文不是学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

(一)

学技能的第一步是模仿。学书法要临帖,学演戏要跟唱,学语文就要读书。

一提起学堂,人们便联想到琅琅书声。这早已积淀成一种优良传统,学堂就应该是书声琅琅的地方。学堂与书声琅琅如同形和影一样,是不可分离的。我们的前人是聪明的。他们把学生到学校受教育叫“读书”,正是抓住了最关键的东西。他们并不对孩子侈谈理论,而是让他们模仿、积累、训练、自悟,老老实实在地读、抄、默、背。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几年之后,腹中渐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巴金说得更具体:“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由感性的积累到理性的飞跃,模仿—理解—掌握—创新,这已被证明为学习语文的不可背离的规律。古今中外,凡能文善语者,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学习经历!

可是,几十年来,琅琅书声在我们的学校里逐渐销声匿迹了。人们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偏要找一条与之相悖的捷径,偏要寻一帖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这捷径,这妙药居然已被“发现”,而且还在广泛应用。那就是所谓一百多个知识点。据说,这是“多快好省”的办法,一旦弄懂了这些知识点,便可成为才子。于是乎,那“少慢差费”的琅琅书声,当然太陈旧了,不需要了,于是乎课本成了图解“知识点”的范本,讲台成了演绎“知识点”的戏台;于是乎,从小学到高中天天都在讲知识点,学“知识点”,用“知识点”,考“知识点”,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教师、学生含辛茹苦,为的就是织成一张“精妙”的连作家、学者都看不懂、做不出的知识点网。但功效如何呢?非但腹中空空如也,连那张精妙的知识点网也残破不全,没有织成。

这就好比吃饭,整整十二年,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研究如何“吃饭”,分析研究“饭”里有什么营养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吃上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像个瘪三。偶尔有几个稍稍健壮些,也是得益于课外——自己吃的。

这又好比电脑,只有输入才能储存,只有储存才能分析和编码,只

有编码才能输出,没有输入和储存,一切都谈不上。——这就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这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违反语文教学特殊规律,急功近利,“多快好省”的恶果!这就是四十多年来语文教学的总体失误,谁能说不然呢!

(二)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不负责任地批评“死记硬背”,其实人们所批评的“死记硬背”就是“吟诵法”,就是“熟读成诵”。如果一理解便能记住、背出,那当然最好不过,可惜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理解”并不等于记忆,理解的东西仍要经过“死记硬背”才能真正记牢。何况理解是一个模糊概念。要怎样才算“理解”?自以为理解的,往往未必真的理解。胡适说“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他在少年时代就以为理解了,背下了,终身不忘,可是到了老年才发觉,当时压根儿就没有理解。按某些人的逻辑,当时压根儿就不应“死记硬背”,要到发秃齿落“真正理解”后才能“活记软背”。不幸的是,事物无止境,理解亦无止境,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的、完全的理解,于是只好永远“不记不背”了。说到底,这些人是把理解与记忆对立起来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理解固然可以帮助记忆,记忆也同样可以促进理解,只有真正记住的东西,才能不断地加深理解。

人们只知理解记忆胜于机械记忆,而不知独立记忆胜于条件记忆。条件记忆是要依靠条件方能“再认”、“重现”的记忆,是容易忘却的记忆;而独立记忆却是脱口而出、呼之即来甚至不呼即来的记忆,是不需要借助其他条件,便能迅速检索提取的记忆,是很难忘怀甚至于可以终身不忘的记忆,其记忆品质远远超过条件记忆。而“熟读成诵”恰恰正是这种独立记忆!

古人也许并不懂得这么多道理,他们凭成功的经验,凭感性认识这样做。让孩子们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地读熟、记下,“使其言若出吾之口,使其意若出吾之心”,不断“反刍”、“融会”、“互训”、“加

深”、“自悟”，当然其间也少不了业师点化，于是丰富、充实、提高、成才。这吟诵法的最大的好处在于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让学生自己学，在于“口而诵，心而惟”，心口耳并用，在于从整体上牢牢把握文章，熟读成诵，积少成多，然后融会贯通，化为己有。在熟读成诵的过程中，思想也有了，内容也有了，篇章结构也有了，语感文气也有了，字、词、句、语、修、逻，葡萄糖，维生素，一股脑儿统统有了。当然，这是一个潜滋暗长的过程，由感至悟的过程，也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快速见效。这较之把文章割得支离破碎，只吃这个素那个素的方法，不知要好多少倍！

(三)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青少年时期是记忆力最强的时期，青少年时代，记住的东西将终身不忘，所谓“幼学如天成”。相反，分析能力往往要到成年训练才事半功倍。现在却将其颠倒，是远远不如我们的祖先了。

当然今人比之古人，所学的科目多，专致于语文的时间少，但正因为时间少，更是浪费不起！实际的情况是十二年中，浪费在肤浅的、架空的、重复的、无用的乃至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离题万里、主观臆测、自说自话的分析和训练之中的时间实在太多太多了。只要丢开成见，哪一个语文教师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和教训呢！

读，背，不但是积累，更是训练。记忆力是应该进行训练的。脑子愈用愈灵，记忆力也是愈练愈强的。有好的记忆力，将一生受用无穷。

有人根据布鲁姆的理论，说记忆是低层次的，分析、联想、推理、评价等等才是更高级的能力。基于此，于是小学二年级就要他们分析文章，写心得，谈体会了，害得小小学生叫苦连天，觉得语文高深莫测，攀登乏术，这正好比要小小的春蚕吃一口桑叶吐一口丝。吐不出怎么办？只好抄背老师的标准答案。于是变“死记”课文为“硬背”笔记，甚至“不记不背”，请家长代庖，这正是对当今语文教学的一大讽刺。